

# 夺嫡

京华卷

狂上加狂  
著

Duodi  
Jinghua Juan

钻石级作家狂上加狂  
敬献年度言情大戏  
千万读者翘首以盼  
亿万点击之金榜VIP作品  
重磅完结，独家收录精彩番外

古代版“霸道总裁”PK“凤凰男”  
谁能俘获芳心？  
腹黑深沉二皇子PK口蜜腹剑大  
谁能夺嫡上位？



京华卷  
①

夺嫡

狂上加狂  
著

Duodi  
Jinghua Juan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夺嫡. 京华卷：全2册 / 狂上加狂著. -- 南京：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6  
ISBN 978-7-5399-9462-8

I. ①夺… II. ①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52192号

书 名 夺嫡. 京华卷（全二册）  
作 者 狂上加狂  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沈滢颖  
选 题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 
责 任 编 辑 姚 丽  
特 约 编 辑 单诗杰  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封 面 绘 图 辰 露  
版 式 设 计 段文婷  
封 面 设 计 80零·小贾  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  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 
开 本 670×970毫米 1/16  
字 数 400千字  
印 张 30  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，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 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9462-8  
定 价 56.00元（全二册）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五页

秘图之争



骁王走出父皇的寝宫时，宫门口有沈皇后身边的侍女在一旁候着，见骁王出来了，便迎上去道：“皇后宣二殿下去宫中一叙。”

骁王想了想道：“本王还有些急事要办，明日还会来宫中，到时再向母后请安。”说完，便不理那侍女径直出了宫。

此时母后找自己何事，不言自明，如今父皇与母后暗斗得厉害，父皇扶持虞家的意图明显，若是此时去见母后，那么无论自己做了什么都有偏向母后的嫌疑，倒不如避嫌不见。

只是父皇这门亲上加亲，实在是太过荒唐了。大齐虽然民风开放，可是姐妹同嫁父子之事，还是荒诞得有些说不出口。父皇纳虞贵妃在先，自然无任何的错处，可是自己娶那虞家二小姐在后，便是明知故犯了，只怕到时在大齐的百姓看来，他就是个被美色迷乱了心神，不顾纲常的混账皇子！



父皇这是怕月争日辉，一定要在自己的脸上抹些锅灰啊！

回到王府时，魏总管正在指挥着人收拾要带回淮南的东西。骁王转身去了飞燕的院落，只见她正与宝珠一起翻着大书柜。这两天因为腿伤，飞燕闲来无事，骁王便让她在自己的书房里拣选些好书看，这一翻拣，倒是寻了不少的孤本好书，便是准备一并打包运到淮南。

骁王让宝珠先去外屋沏茶，然后坐下来拉着飞燕的手道：“眼看着要开春了，江南的春景最是不能辜负，莫不如先不回淮南，在江南小住上一段时日如何？”

飞燕的笑意凝在了嘴角，慢慢开口问道：“皇上可是要入春便开战？”

骁王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
再略略一思索，飞燕突然灵光一闪，有些明白了骁王的为难：“可是……皇上要赐婚于殿下？”

骁王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，只是问道：“燕儿为何这般猜测？”

飞燕苦笑了一下。当初樊景背信另娶时，不也是借口征粮，将她远远地骗走了吗？难不成男人真的以为，只需要时间与空间，便是能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改写成妻妾成群、共侍一夫的和睦？

“殿下府内一直正妃空悬，总是要有迎娶女主子的一天，皇上为殿下赐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”

骁王眼睑微垂：“那燕儿心内又是如何想的？”

飞燕努力压抑住心内莫名的不适：“从进府成礼的那日起，妾身便是料到了会有殿下迎娶正妃之时，殿下倒是不用顾及妾身，便是忙着该办的事宜吧。”

飞燕憋着气，说了该说之言，可是从舌尖到喉咙都是抑制不住的酸涩与涨麻，可是因半垂着头，她眼底的失落被掩饰妥帖，丝毫没有外泄。

骁王的目光微微转冷，一个绿林的莽夫别枝另娶都能让她一夜泪

尽，含恨出走，可是到了如今，她却是这般地可人解语，没有半丝醋意，是在王府里养得通情达理了，还是……爱他没有爱樊景那般浓烈？

驸王平生近半的时光都是在军营里度过的，唯一一次心动便是第一次见到这小妮子的画像时，一心想着得到此女，竟是从不肯对其他人的胭脂俗粉再看一眼，费尽心思精心布网才算是将心心念念的宝贝收在了怀中。

初时，佳人对他冷若冰霜，处处回避，好不容易这一年的相处，两人渐渐琴瑟和鸣，却又平白蹦出个虞家的小姐来。

就像飞燕所言，府里正妃之位是空悬不得的，奈何燕儿的父亲乃是抵死反抗齐军的名将，又是战死在与齐军对敌的沙场之上，驸王虽有心立她为正，但宫里的那关是万万过不去的。当初迎娶燕儿前，他也从来没有想过王府里只养这么一个，还盘算着若是可以，选个身份适当识趣些的女子入府，老实地撑起王府的门面就好。可是，得了燕儿后，他迎娶旁的女子的心思竟是忘到了九霄云外。如今父皇再提及，却是塞来虞家的二小姐，不用看八字便知乃是一门祸水灾星。虽然有些棘手，但也只要花费些心思处理掉便好。

可是先前还顾及府里若是迎了支撑门面的正妃，虽然他不欲宠幸，可是燕儿这倔强的小妮子会不会一时想不开，跟自己闹别扭。

但他却万万都没想到，这薄情的女子竟是一脸淡定，竟有些娥皇女英的派头！在皇宫中被父皇那般算计，驸王都只是冷笑一声没有动半点的肝火，可是如今竟是给飞燕那副“您尽管忙着迎娶他人便好了”的无所谓样子撩拨得火气腾地上来了。

饶是双方都是心思玲珑的人，可此时却是各自钻了牛角尖。

“既然侧妃这般通情达理，便是本王多想了，倒是不用去江南了，赶明儿这正妃入府，也能吃上你奉的一杯香茶。”

虽然心里做了许久的准备，可是真到了这时候，飞燕的心内却似



乎有什么要炸开一般。面前这男人倒是笑得甚是志得意满，当真是有些新郎官的喜气。

飞燕平复了心绪，慢慢抬起头来，没有涂抹水粉的脸颊却又是白了几分，可是语气却依然温婉平淡：“既然是这般，殿下倒是要好好地将养着身子骨，莫要亏损了气血。魏总管说厨下新杀了头黑毛驴，剃了净肉准备包饺子，那副驴屎倒是好物，切制了泡酒最是固身……”

驷王哪里有心情听她念叨着一日三餐，上次在飞燕面前砸了东西后，他便是提醒着自己以后万万要收敛了火气，如今虽然心绪郁结，他却是微微沉着脸，手里还缠绕着飞燕臂弯间的一束柔发，缠绕了几圈便是打着旋儿从手指缝间滑过。

晚上吃的果然是驴肉馅的饺子，厨子的面功不错，饺子皮擀得薄厚正好。单选了驴腹上的软肉搭了些肥油剁的馅儿，又拣选了香葱调味，肉馅煸炒调味后才捏成饺子上笼屉去蒸。等蒸饺上桌时，蘸料乃是炸得香香的椒油配上酱醋。旁边是切丝的青菜搭配小石舀装的水磨豆腐，屋内点着炭火，吃得有些上火时，挖一口冰凉的豆腐最是爽口。厨子懂事，知道主子需要补哪里，将那副驴屎酱制好了，切成薄片给驷王送酒。

一顿饭下来，驷王顿时觉得体内精气满溢，便是准备安寝在飞燕的院内。

驷王先去沐浴，穿上睡衣边在床榻上看书边等着飞燕沐浴归来，可是等了半天，却是不见佳人的影子，便是高声唤宝珠想问侧妃是去了哪儿，结果宝珠也不在。待细细一问，才知飞燕居然去了佛堂。

驷王和飞燕皆不相信鬼神之说，礼佛之心甚淡，平日里少来佛堂，都是魏总管张罗着初一十五礼佛拜香。驷王微微皱眉，起身披了外衣，直奔王府的佛堂，只见佛堂梁上吊着一盘又粗又大的塔香，观世音前伸的手上还挂着一块许愿牌，飞燕正跪在佛堂供奉的南海观世



音塑像下，低着头，双手合拢在胸前，眼眸微垂。佛堂里的浮光暗影在她的眼眸下投下一抹昏暗的光影，塔香和许愿牌轻轻摆动，在地上投射下一道道斑驳的黑影。

等骁王进去，看到许愿牌上的字时，便是觉得那满腹的热情都要变成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

原来大齐民间有个习俗，童子身的少年郎，尤其是那体弱多病的，新婚之前母亲都要在佛前挂上一块许愿牌，希望保佑少年郎在新婚洞房时能尽展雄风，旗开得胜。而飞燕许下的便是这样一块童子牌。

“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骁王冷喝道。

飞燕微微转着身子，脸颊隐在披散的长发间，淡淡地说道：“替殿下祈福，免得亏损了殿下的身子，倒是对不起后来的正妃了。从今日起，妾身便要常在佛堂替殿下祈福，不能随侍在殿下左右，还请殿下自便，在府宅里自寻了乐处去，只是要节制些，总是不要太早掏空了身子为好。”

到了这个时候，骁王如何品评不出这话里的阵阵酸意？自从回府来就一直忍耐着的火气竟是奇迹般地消失了。

他一把抱起了冰着脸的美人儿，笑着言道：“本王已是被爱妃揉搓遍了，如此残花败柳，就是南海慈悲的观音菩萨也难以将这副身子超度成童子之身，却不知尉迟施主能不能做个肉身菩萨超度超度本王？”说着便要在那香唇上印上一吻。

飞燕却是略一偏脸，让那吻落到了腮边：“飞燕入府时便自知在这府宅里的身份，一直恭谨地伺候着殿下的衣食，殿下待飞燕也是真心，还请殿下施恩，让妾身将这几许的真心留存在心底。若是爱意减淡便是让它尽散了，以后妾身依然会尽心伺候殿下的起居，但是……就莫要再让妾身去伺候枕席，有了新人填补，殿下也是不会寂寞的，飞燕只此一愿，还望殿下成全。”



骁王故意绷着脸道：“燕儿心细，尽安排得妥帖了，可是本王若是想燕儿了可该如何是好？”

前脚儿惦念着娶新，现在却一本正经地说想着自己。飞燕的手紧紧地握住，指甲拼命地抠弄着自己的手心，骁王却是眼尖，一下便看到了，立刻皱眉将那手掰开，看着她手心红红的模样，再也没了逗弄她的心思了。

“父皇要本王迎娶的乃是宫中虞贵妃的亲妹，虞家的二小姐。”

飞燕听到这话，顿时瞪大了凤眼，之前的愤懑俱是被吓没了，有些不敢相信：“皇上……他怎么会这般去做？”

骁王用鼻尖轻轻碰了下飞燕的鼻尖，说道：“还是燕儿关心我，想着在菩萨面前为我祈祷。”

这话虽然是玩笑，可是却让飞燕的心里一颤。那霍家的情形，她是看在眼里的。也是难为了霍尊霆，自小养在端木先生那样的人家，回到霍家后该是怎样地煎熬。

就拿皇上的这桩指婚来说，怎么看都是要让骁王闹出天大的笑话来。

想到这，平时深沉威风的男人顿时有几分惹人怜爱疼惜了，飞燕便是伸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。

骁王不知这佳人生出的乃是慈母的心思，也覆住了她的手，笑着说道：“侧妃可是愿意帮助为夫一起‘恭迎’正妃？”

飞燕眼波流转，微微叹了口气：“却不知夫君是要请神还是送神？”

皇上的圣旨未下，可是朝廷已经是四方潮涌了。

除了虞家人外，沈皇后是第一个得信儿的。可是骁王却避而不见，这不光是让沈后愤怒，更重要的是她也琢磨不透这个儿子的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。

皇帝色迷心窍，宠虞贵妃宠得没了边儿，难道这二皇子也跟着昏了头，要跟父皇结成连襟不成？

第二日早朝后，皇帝换下龙袍便去了御花园。虞家的家长虞虢夫一早便领着二妹入了宫中等候。虞家二小姐名唤虞玉莹，长得果真是莹莹如玉，虽然只有十五的年岁，却是唇红齿白，明艳动人。

皇后也已经到了，身边跟着的是正好进宫看望母亲的乐平公主。而那虞贵妃虽然有了身孕，因着是妹妹的终身大事，也是被一席软轿抬了来。

连主子带太监宫女，竟是将御花园里的长风亭占得满满当当。

就在这时，小太监来报，驸王入宫面圣。

当驸王穿着一身黑底描金的细褶长袍出现时，虞玉莹的小脸儿微红，可是一双大眼却是丝毫没有回避地望着驸王的浓眉深目，竟似钟情已久的模样。

皇帝见此情形哈哈大笑，转身对着皇后说道：“怎么样，这么一看可不是般配得很吗？你还说朕是乱点鸳鸯谱！”

皇后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微微抬着眼：“般配不般配的，也是要看老二的意思，虞家小姐固然是品貌双全不输她的家姐，可是这亲上加的亲实在是乱了辈分，如今这花园子里的都是自家人，倒没什么，若是真的昭告天下，只怕……”

皇帝听到这，脸色微微发沉，如今沈家式微，皇帝在皇后面前说话愈加底气十足了，便是冷冷开口道：“听皇后之意，倒是不满意朕的这番安排了？”

沈皇后脸色发冷，她深吸了口气道：“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皇帝的脸色这才和缓下来，道：“玉莹虽然年方十五，又是女子，却是难得的英才，老二你来看看，这是玉莹前几日刚刚绘制出来的。”

这时一名小太监手捧着卷轴呈给了驸王。



驍王展开一看，却是一艘战船的龙骨架构图。这分明是父皇先前拿给阿大想让他改造的那艘战船，可是阿大一口回绝了。现在他看到的却是已经改造好了的草图，火炮构架独特，船身更加坚固……这竟然是出自一个少女之手？驍王微微有些诧异。

“臣的这个妹妹自小便是聪慧，涉猎又有些繁杂，自小便拜机关高手黄千机为师，略学了些皮毛，现在倒是在圣上与皇后的面前班门弄斧了。”虞虢夫连忙拱手言道。

霍允哈哈大笑：“虞爱卿太过自谦了，你们虞家出的都是脚踏实地的人才，半年前黄河一带的水患，朝中无人肯揽这烂摊子，只有虞爱卿一人毛遂自荐，且治水有方，解了朕的燃眉之急。而令妹竟然是才学不输于兄长，当真是一门的才俊。只是……皇后方才之言，不知虞爱卿可是有所顾忌？”

虞虢夫无奈地一笑，道：“圣上有所不知，贵妃娘娘之所以替舍妹求来这门显贵姻缘，实在是因着这乃是舍妹年幼不知进退，竟然是对二殿下早就情有独钟啊！妹妹大了，就是臣这当兄长的也是无能为力，规劝不得的啊！何况我们虞家虽然是大儒世家，可是祖上教导乃是尊大礼，而不可因小礼而拘情，姐妹二人同嫁皇家，本是自古有之的佳话，臣是不会因着这一点而耽误了妹妹的终身的。”

说到这，那玉莹竟是脸颊绯红，娇羞地低喊道：“哥哥！”

这副小女儿的模样又是逗得霍允哈哈大笑：“好一个‘不可因小礼而拘情’，玉莹的才学满京城都是知晓的，多少高门侯府的公子争着抢着要娶入门里。这样好的女子不能嫁入我霍家，岂不是让朕饮恨？莹儿，你也是好命，若非太子已经娶了正妃，这么好的女子可是轮不上你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一直坐在皇帝身旁的虞贵妃笑着插言道：“皇帝倒是将驍王说低了些，要知道满京城的王公贵胄里，也就是二殿下的府上最清静，仅有一个侧妃而已。却不知那侧妃的性情如何，能不能跟臣

妾的妹妹合得来？”

霍允不以为意地说：“一个前朝落魄人家的女子，有什么不好相处的，想必她自己也是知道，若不是朕感念着她父亲还算是个英雄好汉，她怎么可能进得了王府的大门？”

霍允又冲着霍尊霆道：“那个尉迟氏虽然进门得早，但到底是个妾，又是一个人养在深宅里，待久了难免生出些女主子的心思，你且得回去提点下。玉莹是书香世家养出来的，不比她那武将之门的粗犷家风，玉莹又是自幼一心学着机关的本事，少了些后宅妇人的乞巧心思，可不能让人暗地里给我大齐第一等才女闲气受。”

这话让一旁的乐平却是有些听不得了：“如今这才女真是好当，绘制个图纸便是名动京城了，我看二哥的侧妃也是不差，之前围场……”

她的话还未说完就被驍王不疾不徐地打断了：“虞小姐的确是有才学，乐平，你若不服，自己也试着绘制一幅便知其中难易了。”

虞二小姐听了驍王开口，脸上红云顿起，却是落落大方地开口道：“奴家这点子技艺，当真是没什么好夸耀的，但盼着日后能助二殿下—臂之力便好。”

驍王眉梢微挑，淡淡地道：“虞小姐果然是不会因小礼而拘情，不同于一般的后宅女子啊。”

虞小姐闻听此言，虽然笑得矜持，可是眼内却是有一丝压制不住的得意之色。

既然皇帝开了金口，今日御花园中也召见了虞骧夫和驍王，让两人碰了个面，事情就算定下来了。因为驍王还要回转淮南，时间上拖延不得，两人的大婚由皇帝金口御批，待得两人的八字送到皇家主祠的掌事看过后再选良辰定下婚期，到时候便拟写圣旨昭告天下。

驍王出宫时，皇帝说道：“听说你正在淮南建造船厂，这新战船图纸就交给你，看能否在淮南建出这样的战船来。”



应虞贵妃的请求，皇帝准许虞家的二妹今日留在宫中陪陪姐姐。沈皇后心中有气，打个招呼便面色阴沉地回了宫中。

骁王看着图纸若有所思，回到府中，拿着战船图纸去见飞燕。

虽说知道皇帝这次指婚大半意思还是将骁王架起来烤，但是飞燕心中还是有些难过。知道今日早朝皇帝必然会安排骁王大婚的事宜，飞燕也说不出自己到底是如何想的，既想早一些知道皇帝是如何安排的，又想着或许干脆不知道比较好，心中是百感交集。

骁王见了飞燕，并未说在宫中见那虞家小姐的情形，而是掏出了战船图纸递给她：“这是父皇交给我的新战船图纸，火力凶猛，可是这内里的机关构造，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可惜本王自小不喜这些，倒是不如你在机关滑轮上举一反三来得伶俐，想一会儿送去给阿大看看。”

飞燕听了骁王的话，接过图纸，按捺住心神观看。看了一会儿，飞燕的眼神变得专注起来：“殿下，这图是何人所绘？很多地方巧夺天工，一旦制成，便可以成为一大利器，可是许多的机关构造确实与阿大的机关构架如出一辙……阿大不是拒绝了替皇上改造战船吗？”

骁王闻言眉头紧皱，这才缓缓说出乃是虞家小姐的手笔。

飞燕心内一惊，没想到这虞二小姐竟是有这惊天的本事！此时她不知为何，又想起以前相似的经历……骁王或许会抗拒一个让他名誉损毁的女人，可是，若是个德才兼备的奇女子呢，他还会抗拒吗？就好像樊景当初言之凿凿不爱那女人，最后不也是在所谓“大局”的考量下背信弃义了吗？

这边骁王倒是打定了主意，要叫端木先生看一看，便叫人备好马车带着飞燕去探望端木夫妇。

端木夫妇见了骁王和飞燕夫妻，自然是满心欢喜。骁王将父皇指婚一事说完，又取出战船设计图，交给端木先生，说道：“阿大，这

是父皇给我的设计图，请阿大看看是否可以这样制造。”

端木先生本是不欲去看，奈何是心爱的养子拿来的，便是皱眉勉为其难地接过，仔细看过，脸色却阴沉了下来。

驸王心中奇怪，问道：“阿大，可是有不妥之处？”

端木先生说道：“十年前，我曾经去过徽东，那时大梁已经是风雨飘摇，展露疲态，地方混战不休。徽东有三大派系混战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我见百姓如此困苦，有心结束乱局，便为当时民望最好的泾阳侯设计了战船。可是他使用这种战船战胜其他的两路后，不但没有恢复民生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反倒横征暴敛，四处侵扰，结果终于自取灭亡，被暴动的百姓乱刀砍死，这幅图纸也就不知所终……此后，我便发誓再不为人绘制杀人利器。你现在手上的图纸和我当年绘制的机关一模一样！可是这张却不是我亲自绘的那张图纸，这是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驸王冷笑一声道：“一个想当旺夫才女，想疯了的女人。”

当端木胜听闻那个虞二小姐乃是江湖传说的黄千机的爱徒时，竟然是仰天长笑。

“黄千机乃是我游历徽东时，为了日后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随口起的化名，其后便不曾再用。那时你已经回了霍家，你阿娘一人独守乡下，我也是急于返乡，于是事毕后便弃名不用，哪里收过什么女徒弟？不过她既然能说出这个名字来，倒是应该曾在徽东亲眼见过我设置的那些机关，又凑巧得了图纸罢了。不过这么算来，当时她也不过是五六岁的女童而已……能撒出这样的弥天大谎，随意拿他人的心血妄称是自己的，你父皇为你指选的这个女子，心术不正啊！”

端木先生为人耿直，却从不轻易出口伤人，可是现在明知道养子将奉圣旨迎娶这虞氏，却仍给出这样的评价，可见心内是极为不齿此女的。

端木氏在一旁听得心内也是发急，她开口道：“这等冒名顶替、李



代桃僵的女子岂可成为阿承的正妻？倒是要想办法戳破她的牛皮。”

驷王闻听此言，开口对端木胜言道：“还望阿大帮承儿渡过这个难关，收燕儿为弟子可好？”

此话一出，满屋寂静，端木胜一时不语，而飞燕也吓了一跳，没想到驷王会提出这等要求。

见满屋无声，飞燕便开口化解尴尬：“阿大的技艺乃是精工细作，飞燕人笨手拙，怎可传承？不可，不可！”

端木胜看了她一眼道：“你若是笨的，就不会想到利用我那书上绘制的翻犁，改造成盐场搅拌竹盐的工具了。只是方才阿承的提议实在是荒谬，在我将那本自己绘制的机械机关书籍赠给你时，你便已经是黄千机的关门弟子了，怎么有再收一遍的道理？”

此话一出，端木氏笑道：“你们的阿大又是调皮了，燕儿，还不快奉上一杯谢师的清茶！”

飞燕也是识趣的，连忙倒了一杯热茶呈给了端木胜，笑着言道：“叫着阿大顺口，便不改口叫师父了。”

端木胜接过了茶杯道：“收你为徒的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黄千机，并不是你在乡间种田的阿大，你阿大他当年负疚之下立下永不造兵器的毒誓，如今却碍于誓言不能亲手帮助承儿渡过难关，唯有靠你在一旁扶持，才不至于让奸人入了府门。不过燕儿要谨记，机关无情人有情，只希望你掌握了这等技艺后，更多的是造福于民，而非争权夺势一味屠戮人命。”

飞燕当然能体会到端木老先生的心境，能力愈强者，却往往是承受着重压愈多的人。就好比她当年惊悉父亲之死的真相时，思及这么多年来带领将士死守白露山，枉死了多少的将士性命时，内心的翻腾让人难以承受其重。

见飞燕点头，端木先生笑着道：“其实机关多变，需要审时度势，灵活用之，我当年所造的战船也不是尽善尽美，而燕儿你能否看



出其中的端倪呢？”

平心而论，霍尊霆的心思城府皆在飞燕之上，本该继承养父的玄学，但是他志不在此，从小便不感兴趣。机关这类死物考验的是设计者的奇巧应用，而随机应变却是飞燕最最擅长的，当年若不是驻守在白露山这样丘陵沟壑遍地、四季变换分明的地方，她未必能让白露山的反贼死守并渐渐壮大，以至于成为大齐的祸患。

所以对于端木先生的绝学，飞燕是稍微开了灵窍，便掌握了关节所在，加之端木先生相赠的那一本书，虽然上面都是些粗浅的构造之学，却恰恰是学习机械机关者的入门之法。如今再看这造船的图纸时，飞燕已然不是门外汉。

看了一会儿，飞燕思索着说道：“这船乃是灯下黑啊！”

方才她看了半天，此船经过改造，在大炮下架起了火炮架，在弓箭手的位置安置了弓簧，使其射程变远，可是因为经过改造，船身变得臃肿，想必移动的速度不会太快，如果让快速移动的小艇近身，凿烂船底，那么火力再强的火炮也要入了水卡了音儿。

端木胜满意地点了点头：“当年这船一经造出，火力惊人，可是短处也很明显，所以当年我又设计了若干的小艇在大船身侧护航。与泾阳侯对峙的敌手也是来不及想出应对之策，便纷纷落败。后来我在离开时，亲自焚烧了这些船只，若无图纸，再造出这样结构精细的船难如登天，本以为无后顾之忧，没想到今日却重现于宫廷之上。我方才又看了看，那女子也不是一味地抄袭，也是做了些许改动的，竟是将这些火炮改成了倒钩散弹，还着重标了出来。这些倒钩散弹，一经发射，便是波及方圆，最阴毒的是，散弹带钩，钩钩连环，难以取出，中弹者就算是轻伤也往往因伤口溃烂而亡，就算侥幸活下来，也是落下终身的残疾。

“两军对峙，那些将士们乃是身负使命，热血杀敌在所难免，可是一旦解甲归田，便使命终结，俱是养家的汉子，需要养活儿女高